

πολιτικ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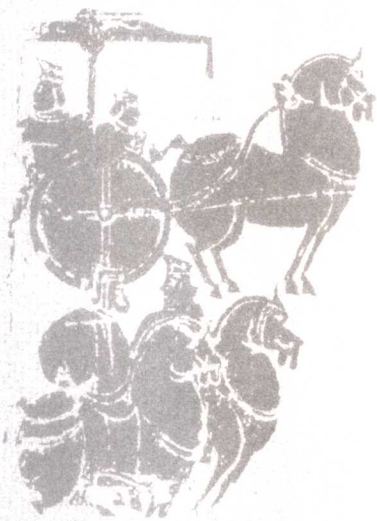
政治哲学文库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秦
露
著

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

论本雅明《德国哀悼剧起源》



华夏出版社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学文库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

论本雅明《德国哀悼剧起源》

秦
露
著

华夏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论本雅明《德国哀悼剧起源》/秦露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

(政治哲学文库)

ISBN 7-5080-3706-5

I. 文… II. 秦… III. 本雅明, W. - 文学理论 - 研究

IV. I516.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4711 号

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

论本雅明《德国哀悼剧起源》

秦 露 著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8.375

字 数: 222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甘 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二十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

2 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论本雅明《德国哀悼剧的起源》

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科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泄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六十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十七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

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意识。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琐屑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

4 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论本雅明《德国哀悼剧的起源》

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尤其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实际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倒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

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二十一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 年夏

目 录

前 言 /001

绪 论 /004

第一部分 希腊悲剧与现代悲剧哲学：

人与神的分裂与和解的努力 /029

第一章 希腊悲剧与古典诗学中的神意与和解 /029

第一节 本雅明对悲剧与哀悼剧的截然区分 /029

第二节 希腊悲剧中人类的命运与救赎 /033

第三节 亚里斯多德《诗学》中人与神“和解”的技艺 /054

第二章 现代悲剧哲学重新与神和解的努力与失败 /073

第一节 从古典悲剧诗学到德国唯心论悲剧哲学 /075

第二节 从谢林到赫贝尔重新确立悲剧概念的努力
与失败 /079

第三节 悲剧哲学的虚无主义后果及本雅明对传统柏拉图
哲学的批判 /093

第二部分 现代小说：

人彻底逃离与遗忘神的努力 /104

第三章 小说对史诗和悲剧的继承与断裂 /104

第四章 小说的救赎及失败 /118

第三部分 巴洛克哀悼剧:

人在遗忘之记忆中与神的现代和解 /139

第五章 哀悼剧中的历史观 /139

第一节 哀悼剧是伪古代的:历史与传统的关系 /141

第二节 哀悼剧是非基督教的:历史与自然的关系 /165

第三节 哀悼剧是伪虔敬的:两种哀悼剧的区别 /180

第六章 现代思想与传统重塑 /209

第一节 犹太教弥赛亚观念的困境与本雅明的重解 /210

第二节 本雅明思想的现代性转折 /222

第三节 在传统的遗忘与记忆中重塑现代 /230

结 语 /245

主要参考文献 /248

前言

本书要讨论的是西方文学史中的救赎问题以及 20 世纪德国犹太思想家瓦特·本雅明对该问题的独特贡献。在这里，“救赎”一词的涵义绝不仅仅是狭义的宗教信仰救赎，而是指西方神学危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引起的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全面危机及其解决。这个危机的核心是：当无论是希腊的奥林匹斯众神，还是基督教或者犹太教的上帝，作为人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生活依据彻底退隐之后，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人能否凭借自身独立地担负起人及整个尘世的价值？在这种视野之下，所谓西方现代性问题，在形式上表现为现代与古代的关系问题，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失去神之“现在”与曾经有神之“过去”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现代”与“古代”之间的断裂，背后则是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世界里曾经有神而现在又失去神，这两种处境之间的关联问题。在文学领域，这个问题则表现在，作为人与神之间和解之技艺的希腊悲剧，在没有神的现代是否可能继续有效？或者说，现代是否还有悲剧？或者更深一步讲，在没有神的现代，人和已经离去的神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进行和解？这就是本雅明研究现代巴洛克哀悼剧与古代悲剧之间关系的思想背景与问题意识。

对此，近代以降的诸多西方思想家提供了各种解决危机的方案，尽管主义与流派众多，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复古派。他们站在古代的立场上，认为现代的产生是偏离了古代秩序的结果，是对古代的败坏，因此完全否认现代的合法性，并以古代的整全世界观为理想，试图重新返回古代思想；另一类则是创新派，他们完全肯定现代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将现代的合法性

2 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论本雅明《德国哀悼剧的起源》

建立在与古代完全对立乃至将其彻底否定的基础之上。在文学和美学领域，这两种思路则分别对应着德国观念论的艺术哲学与现代小说：前者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整全的“悲剧”的理念，在现代出现的各种冲突之间进行和解，以重建希腊悲剧和谐整一的状态；后者则试图通过与代表着过去的史诗和悲剧彻底断绝关系，来重新建立起自己在新世界中新的英雄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本雅明的特殊价值在于他对这两种态度均提出了批评，在处理古代与现代、守旧与立新、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等两难问题上抛弃了简单对立与顾此失彼，建立起一种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悖论式“统一”。这种思路既来自本雅明的悲剧—哀悼剧研究中对希腊文明对待传统的独特方式的洞见，也来自本雅明自身的犹太教传统对复古与创新问题的独特解决。他这种将希腊—希伯来两种传统结合起来的双重视野，一方面以西方现代性为视角看待“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传统绕过与基督教的纠葛，直接接续希腊传统，为犹太问题开启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又以犹太人的视角看待西方现代性问题，为已经作为现代犹太人根基与传统的一部分的西方文明寻找出路与新的可能性。这样，他就将“犹太人问题”与西方文明危机紧密结合起来，使两者荣辱与共，相互拯救，而不是如许多其他犹太神学家那样，将希腊与基督教文化一起，作为与犹太教对立的西方文明予以排斥和谴责。

这种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使本雅明无法简单地被纳入到某个领域或者立场之中。因此，本书并没有如很多本雅明研究者所做的那样，把他放到宗教、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学术框架内进行分析，而是以他对德国巴洛克哀悼剧的研究为中介，将他的史诗—悲剧—小说—哀悼剧、希腊—基督教—犹太教这一经一纬两条思想线索连接起来，把本雅明的研究还原到思想史中的问题上来。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共六章，分别论述了西方文学史上悲剧、小说和哀悼剧所代表的三种救赎思想及其背后的思想转型。这里的悲

剧、小说和哀悼剧并非简单地指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划分，而是指涉三种文学形式所代表的看待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三种思想观念，因此，目的是在对艺术史的哲学考察中阐释本雅明的立场。具体说来，第一部分分析了希腊悲剧及古典悲剧诗学中对人与神和解平衡的高超技艺的分析，以及当这种技艺失效之后，现代悲剧哲学试图重返这种和解的努力的失败，从而彻底否定了神与人在尘世之内重新和解的可能性；第二部分分析了小说对史诗的传承与断裂关系，以及用小说来进行救赎努力的失败，并以此否定了走向重新和解的另一个极端——彻底地逃离与遗忘神的可能性；第三部分则分析了本雅明从被误解和淹没了数个世纪的巴洛克哀悼剧中所发现的第三种可能性，即如何能悖论性地在放弃与神的和解，重新确立尘世价值中与神达成新的和解，确立与传统古代既断裂又相关的新的现代。

秦 露

2005年8月30日

绪 论

—

德国犹太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生前默默无闻,但死后由于其友人舍勒姆(Gershon Scholem)、阿多诺和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人的大力弘扬,逐渐名声鹊起。1972年至1989年,由蒂德曼(Rolf Tiedemann)和施韦本豪泽(Hermann Schweppenhauser)编辑的德文七卷本《本雅明全集》陆续推出,各种英文选本亦先后问世,研究本雅明在西方学界日益成为显学。确实,本雅明的思想涉及宗教、哲学、政治、历史、语言和艺术等各个领域,并且在这些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哲学领域,他对西方传统的柏拉图图形而上学体系及其危机提出深刻批判;在宗教领域,他将古老的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用于西方历史观和现代性理论的批判,使犹太教和西方文明都开拓出新的视野;在政治领域,他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科层制、法律体系、工业文明等进行的批判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领域,并直接启发和导致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而在他耕耘最勤奋的文学艺术领域,他更是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写过关于歌德、荷尔德林、布莱希特、卡夫卡、卡尔·克劳斯、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等戏剧家、小说家、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过德国浪漫派的宗教概念、巴洛克哀悼剧与古典悲剧,以及艺术中的美与真的关系、艺术再现、寓言等艺术领域中的基本问题。除此之外,他还留下了大量如《单向街》(*Einbahnstraße*)、《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Paris, die Hauptstadt des XIX. Jahrhunderts*)、《拱廊街计划》(*Das Passagen-Werk*)等这样一些无法被归入任何一

类思想范畴的重要作品。本雅明今天被公认为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确实并非偶然。

在中国学界,对本雅明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开始。当时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掀起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热潮,本雅明的一些作品被翻译和介绍过来。因此,对他的最初研究和定位也基本与 80 年代的这种时代思潮有关。从翻译作品来看,张旭东与魏文生在 1989 年翻译出版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①选取了本雅明后期的《拱廊街计划》中的三篇文章:《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和《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是国内最早将本雅明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之一,为当时乃至后来的本雅明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并且基本上定下了在汉语学界将本雅明定位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批评者的基调。尤其是张旭东在为中译本所做的序《本雅明的意义》中,揭示出他身上“融合了一个马克思和一个‘现代诗人’的倾向”,较早地注意到了本雅明思想中的复杂性和不协调。^②

到了 90 年代末和新世纪初,随着《经验与贫乏》、《德国悲剧的起源》(即《德国哀悼剧的起源》的另一中译名)、《本雅明文选》^③等著作的翻译出版,国内学界对本雅明思想的关注逐渐从其后期的文化批评,转向前期的艺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语言和历史研究等领域的文章,使国内本雅明研究的视野进一步得到拓宽。尤其是将其艺术理论的几篇重要著作,如《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论歌德〈亲和力〉》等翻译和涵盖进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本雅明

①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

② 张旭东,《中译本序·本雅明的意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 1 页。

③ 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奠定了基础。尤其是陈永国对本雅明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著作《德国哀悼剧的起源》的翻译，更是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2003年出版的《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①则将西方本雅明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了编译，是国内较早介绍该领域学术成果的书籍。随着翻译著作的不断出现，国内也陆续出现了众多本雅明的研究成果。除了散见于学术期刊的文章之外，其余的研究，基本上作为思想传记（如刘北成的《本雅明思想肖像》），以及翻译或者文集选编的序言而出现的（如刘象愚为《本雅明文选》写的长篇前言《本雅明学术思想述略》、郭军为《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写的序言《本雅明的关怀》等），基本上还没有国外学界那样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著作出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对本雅明的研究基本上还是限于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框架之中，而对他的犹太教思想传统和艺术批评理论重视不足，基本上或者把它们看做早期的思想，认为后期已经将它们扬弃或者转移了思考的重点；或者是把它们看做他复杂思想中的一支，而忽视了其宗教和艺术思想在其各个思想时期和各个研究领域中的一贯性，或者说，忽视了他的宗教思想资源和艺术批评的表达形式之间互为表里、时明时暗的紧密关系。

就西方学界而言，尽管本雅明本人拒绝别人将他的思想进行归类，但很多研究者还是纷纷尝试着对他的思想进行描述，或者说某种程度的定位。而且由于他思想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他也被拉入了众多各不相同的思想流派和政治阵营中。大体说来，西方学界对本雅明思想的归类主要有以下五类。

第一类是以阿多诺、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人为代表的一派，他们坚持把本雅明放在法兰克福学

^① 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派的框架中，视之为该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些学者更加重视本雅明后期的思想和作品，强调他对资产阶级文化、社会 and 生活方式的批判、破坏与革命性的影响。杰姆逊这样来看待本雅明的怀旧情绪和对现状的不满，“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种对本身的怀旧意识、一种基于某种丰富记忆的对现状的明确而毫无意义的不满，不能像提供其他动力一样提供充分的革命动力。本雅明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①而伊哥尔顿则说得更加明白，他在《朝向革命性的批判》（*Benjamin, or Toward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中公开声称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政治而非学术，因为他发现本雅明作品中的某些东西能够解决他在“革命性批判”中遇到的某些困难，并试图为本雅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予以正名。换句话说，他对本雅明的诠释，是他试图重拯陷入低谷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努力。^②至于他的理解是否符合本雅明思想本身的意图反倒不是他关心的问题。

第二类是以舍勒姆为代表的犹太神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他们强调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神学来源，重视他前期作品中比较浓厚的犹太教色彩，对学术界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表示不满，甚至干脆不予承认，并认为本雅明的思想最终应该被回归到犹太教弥赛亚主义传统中予以理解。

不管本雅明如何看待犹太思想，作为一个犹太人，犹太人问题始终是他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或者毋宁说是打在他思考方式和视角上的不可磨灭的烙印。他的身份无可避免地决定了这点，他是一个生长在德国、用德语阅读和思考的犹太人。卡夫卡将这种土生土长的德国犹太人心理描述为，后腿依然站在父辈的犹太教上，但前

① 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收入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

② 伊哥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朝向革命的批判》（London: Verso Editions and NLB, 1981），前言。